

浪漫
豪门
系列

豪门 绝恋

爱 / 的 / 供 / 养

Throbbing Love

II

古默
——
著

◆◆◆
爱，可以让她奋不顾身，可否，也能让他舍弃一切？

沈阳出版社

豪门 绝恋

爱 / 的 / 供 / 养

Throbbing Love



古默
—
著

沈阳出版社

目 录

第六章 无意伤她 001

第七章 强势温柔 068

第八章 不明危机 128

第九章 美好约定 194

第十章 爱恨难解 258

第六章 无意伤她

026

张一瞬鉴定的是脾破裂，真性破裂，内里大出血，需要立刻动手术。若真是如此，那的确应该动手术。涉及这样严重急症的时候，主刀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，省略一系列的检验步骤，不拍CT或者不做B超等，以先抢救病人为重。

如果是真性破裂，那么就需要建立多静脉通道，而这样的手术，根本就不是张一瞬能够胜任的，他可以充当助手，但是没法独立引导这么大的一个手术。他这样贸然动手，一不小心，非但不能抢救病人，反而还可能造成意外令病人死在手术台上。毕竟大出血非同小可，控制不住，十分钟之内，病人准死。

就拿这一点来说，张一瞬就犯了大错误了！

再者，没让家长签署手术同意书，也是一大错误。哪怕当时情况紧急，作为一个外科大夫，这可是一入门就要牢记在心的事情。万一因此出事，这简直是给医院抹黑，也让医院为难。

可，情形之糟糕还不仅如此！

几位专家会诊发现这小孩的病根本就没有张一瞬所记录的那般严重。

脾破裂分为三种：真性破裂、中央型破裂和被膜下破裂。其中，真性破裂就需要尽快动手术；后两者被膜完整，还没有到需要动手术的地步，一般都是采用保守治疗，靠自身将体内的淤血化开。

张一瞬也不是刚出医学院的毛头小子，而是在医院实习了多年、现在又具有了主刀资格的医生，他难道还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真性破裂？

根本就不需要动手术的病，他却对家属断言病人情况危急，大出血，需要立刻动手术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真要动手术，他也不能胜任，他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
院长今年快六十岁了，走过的路比别人吃过的盐还要多，仔细一深想，就知道这事透着古怪，岂能不心神一凛？

这个孩子如今的情形是牙龈出血，脚踝处有挫伤，局部出血，矫正一下，休养几天，也就没什么大碍。至于他的比较严重的脾破裂，有经验的医生一看，就知道还没到要动手术的地步。初步估计可能是被膜下脾破裂，住院观察半个月，若是没变化，也可以正常出院！

总体来说，这孩子没什么大事！

可怎么就成了张一瞬嘴里所说的“病情危急”？容凌一个电话打来，院长头冒冷汗、粗气喘着，半走半跑过来的，其他的医生也是，都严阵以待。可是一看这小孩的病情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，所以才会诧异，才会面色古怪。

医院这个地方光怪陆离，什么事情都会上演。院长知道自己不明说，但是在场的几位医生心里必然都有了一些不好的揣测。医生们都拿眼看着院长，满腹狐疑：这种大人物的孩子，谁知道这是牵扯了什么厉害关系？院长放了话，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做事！

不用说了，治疗小佑佑身上的伤，基本上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事情，不用急于一时。等小家伙被推去照了一轮CT，然后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容凌也赶来了。他本在外市，接了电话，立即走高速飞车赶来的。

所以，容凌来医院没有石羽来得快。跟石羽来的，自然还有双木医院的几位教授级的优秀医生。

两方医护人员碰头会诊，看了一下新鲜出炉的CT，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被膜下脾破裂，无碍，无须动手术，卧床静养即可。不过，为了防止被膜下脾破裂突然转为较为严重的真性破裂，小家伙需要住院观察半个月。

林梦自然是一切都听医生的，容凌的二弟石羽来了之后，她基本上就安心了。听说小宝贝没什么大事，还不用动手术，等身上的麻醉药散去，小家伙将又是活蹦乱跳的小屁孩，林梦心里很高兴，笑着向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生道谢。

林梦对医学不太懂，自然不知道这当中可能会有凶险。可石羽不一样，旁听双方医生的会诊意见后，他没二话，立即叫人把张一瞬给扣留了。

容家的那点猫腻，容凌没对林梦说，可他几个兄弟都知道一些。聪明人都知道这当中有不同寻常之处。医生可以救人，但也可以“合理又合法”地杀人，死在手术台上的人何其多也！

张一瞬迅速被转移走。被带走的时候，张一瞬还有些不高兴，吼着质问石羽凭什么这么做，石羽不耐，嫌烦，直接让人扒了他的医生服，拿胶带封了他的嘴，拽上车带走了。

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，可有时候求人不如靠己，还不如他们自己来“好好问

问”了！

容凌到的时候，小家伙已经被推入豪华病房了。麻醉药的药力还没散去，小家伙还在昏睡。林梦守在旁边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孩子。虽然医生说没事，可她想想之前的事情，总觉得很后怕，她虽然懂得不多，可也知道不该动手术的非要动手术，自然不寻常，所以生怕自己一闭眼，孩子就不见了。

容凌从她背后将她揽入怀里的时候，她身子震了震，扭头看他，未语泪先流。

容凌的眼，深深的，宛如黑洞，望不到底。他的神情犹如一张弓，绷着弦，搭着箭，只等在合适的机会射出。

他已经动了怒，只不过会忍罢了！

喜怒不形于色，冷静地掌控大局，才不会让自己乱了分寸，才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对方以重创！

他的人，谁也不能动！

“容凌……”林梦望着这张熟悉而又让人觉得安心的俊脸，忍不住叫道，哭了，半扭过身，伸手死死地搂住他的腰，泪落了一脸。她喃喃自语：“我快被吓死了……”

他宽大的手掌缓缓地摸上了她的后脑勺，将她轻轻地按在了自己的腰间。她本是一下一下地抽泣，后来大概是觉得有依靠了，就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
她心里压力太大，男人到了，她才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
男人没有说话，如山一般沉默，只是抿紧的唇角和漆黑的眼，显露出森寒的杀气。

他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安慰她都没有用，所以只是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后脑勺，任凭她纵声哭着。她需要宣泄，这个时候能哭出来就是好的，哭过了，就能好了。

很快，滚烫的泪水浸透了他的衣裳，他的腰间感觉到了一抹抹的湿润，这份温热让他感觉到了灼热的痛。他的手紧了紧，然后瞳孔微微一缩，强迫自己，又将手指头一点点放开，依然缓缓地抚摸着她的秀发。

她哭够了，扬起了被泪水打湿的小脸，睁大血红的眼，定定地看着他，一口银牙几乎将唇咬破。

“佑佑的事，你必须得帮我！”

她命令式地看着他，不容许他拒绝。

他低叹，伸手摸了一把她的脸，满手的泪水。“犯什么傻，佑佑的事，也是我的事！”

缓缓地，又有透明的泪水溢出她的眼眶。林梦的唇动了动，低低地叫了一声“容凌”，又紧紧地搂住了他，脸贴了上去，啜泣着呢喃道：“幸好有你……幸好有你……”

容凌垂下眼，神色复杂。

石羽走入了病房，瞧见林梦坐在那儿抱着容凌的腰抽泣，顿时有些尴尬，想要出声叫容凌，却又有些不忍。他的身影刚晃过，就被容凌觉察到了，他看到石羽指了指外面。

容凌会意，拍了拍林梦，说：“我先出去一下！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林梦急喊道，抬起了小脸，双手却依然将容凌抱得紧紧的，生怕他也会不见了似的。

“出去找石羽了解一下情况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林梦其实很想跟过去，可是放心不下还在睡觉的儿子，于是便说：“那你快去快回哦。”

“那你也别哭了。”容凌伸手在她的脸上抹了抹，“小家伙估计也快醒了，别让他看到你这个当妈的哭成这个模样，要不然，小家伙估计就得哭鼻子了。”

林梦抽了抽鼻子，乖巧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你快去快回吧。”然后起身，在容凌的脸上轻啄了一下。

容凌略感惊讶，林梦却坐了下来，两手放在病床上，身子半靠着床铺，两眼紧盯着儿子。

居高临下看，她可真小。随意披散的头发半遮着她的脸，微微露出可爱的小耳朵，不知道实情的人，哪能想到她已经是一个四岁孩子的妈呢！

才二十三岁啊，就为了孩子这么担惊受怕！

容凌心里微微一动，俯身，略微拂开她侧脸旁的一缕秀发，也在她的脸上啄了一下。她扭头，睫毛轻轻地颤了颤，水水的眸子温顺地看着他，眸子里满满映入的只有一个他。他微微一笑，伸手揉了一把她的头顶，走了出去。

一出病房，他的笑容就收敛了。石羽凑了过来，在他耳边低声说话。原来，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：

这打小佑佑的人，容凌也是熟悉的，是本家人，容起铨和穆新枫的大儿子容亨铎。昨天他弟弟容亨达在和小佑佑的打架中落了下风，所以今天这个当哥哥的就过来替弟弟找场子。

容亨铎，是容家小辈之中被看好的一个，小小年纪，也是拜了名师，学了武艺。他今年七岁，已经上了小学。七岁小孩的体力比起四岁小孩的体力，可是好一大

截，再加上容亨铎还有点武功，这一场架的胜负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。小佑佑落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。但是小佑佑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懂得在落败的时候护住自己身体的要害部位。

只是容亨铎出手不轻，这从小佑佑胳膊上、腿上、后背上多处乌青的伤痕可以看得出来。若非小家伙机警，此刻被踢破的怕不仅仅是脾脏那么简单了。若是肋骨断了，扎破了胸肺；又或者小腿骨骨折落个残疾，那都是很麻烦的事情。

幼稚园那边想阻拦这场打架，只是容亨铎带人阻拦了，那些老师没敢拦。说到这儿，就得提一下小沐沐小朋友。当时小朋友们吓得不敢动或是哇哇大哭，老师安慰这些受惊吓的小朋友的时候，小沐沐闻声赶来，大叫着让容亨铎住手。

容三伯的宝贝外孙女，容亨铎的手下不可能不认识，没敢拦，也拦不住。小沐沐见容亨铎不停手，就急了，直接冲了过去，往小佑佑身上扑。她用小小的身板笨拙地罩住了小家伙，一副美女救英雄的样子。

容亨铎自然不敢往小沐沐身上招呼，就指挥手下把小沐沐拉开，小沐沐不干，哭着吼着，说要把这事告诉外公，让她外公处罚容亨铎。容三伯的威严摆在那里，容亨铎也不想自己在小沐沐的心里留下坏印象，当时就住手了。蹲下去，好声哄劝小沐沐，表明他这是当哥哥的为弟弟报仇呢。打架看本事，技不如人，那就痛快点认输。

小沐沐就闹上了，说不可以这样打人的，这时候，幼稚园的老师趁机把小佑佑送上车，往医院赶。方老师立刻给林梦打了电话。

随后就是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了。

石羽本身也是大家族出来的人，从来不会小看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一个小孩。须知，大家族出来的孩子，哪有简单的，尤其，那还是容起铨的孩子！

张一瞬已经交到了老四俞旭的手里。别看俞旭总是一脸阳光的样子，爱笑爱闹，可这小子也爱打嗜杀，血液里的暴戾因子也没少到哪里去。手下管着那么多兄弟，自然会有专门的方法处置类似叛徒的角色。张一瞬到了他的手上，他稍微露点“真家伙”，那小子就吓趴了，老老实实地交代了，说他昨夜接触过穆家人，对方指使他诊断病症是脾破裂，无论破裂到何种程度，到时候由张一瞬负责接手，然后上手术台，让那孩子大出血死去。如此哪怕家长追究，顶多也只能定性为医疗事故。张一瞬可能会担一些责任，但是穆家人保证会将他保住。自然，张一瞬一旦做成了这事，事后也能从穆家得到许多别的好处。

综观这一切，就可以推断容亨铎是故意的，以帮弟弟报仇为由打了架，然后趁机把小家伙给打进医院。并且，还有故意踢破小家伙脾脏的嫌疑。

当然，主导这么一出戏，容亨铎是不可能的，他太稚嫩了。背后的主谋，自然是他的父母了。布置得如此精心，若是林梦晚来了几分钟，若是没有出现那位齐明远医生，若是没有容凌的力量，这当中无论哪个环节没接上，那么现在手术台上必然会多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
这个过程可谓凶险至极！

“要不要等小家伙醒了，把他转到双木去？”石羽拧眉问道。

容凌摇摇头说：“不，就让他待在这里，不用动，直到出院。我要把这事闹得人尽皆知，让那些存了歪心思的人都不敢再动弹！老二，你悄悄把这事给散播出去，别明着来，暗暗地，偷偷地，但是得保证最后要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！”

石羽微微一笑说：“行，这事我准保给你办妥了！”

石羽先出去了，容凌则站在那儿沉思。

林梦和小佑佑的事情被人发现，他一点都不感到诧异。毕竟他周围的有心人不少，必然会对他的行动多加留意。那一日，匆忙出动了飞机寻找林梦，他就知道，基本上是什么都瞒不住了；再说，他也不想瞒。

这种事情，既然免不了有被人发现的那一天，还不如他主动将母子俩曝光，这也好过被人发现了，然后悄无声息地被人给解决了！

容起铨会知道，容三伯必然也会知道，自然还有别的容家人，还有别的派系人士。

他迟迟不结婚，该是最合容起铨的心意，因为这会更加有利于他儿子将来上位。所以小佑佑猛地冒了出来，容起铨一旦发现，做了验证，就必然会对小佑佑出手！

容凌在等！

小佑佑必然会遇到危险，这是他料到的。虽然他做了一定的安排，隐秘地保护着小家伙，可也不能露出痕迹来，否则，必然会被精明的容起铨察觉。他以前可是内定了要当容家家主的人，绝非是个草包。一旦打草惊蛇，以后的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，事情也会非常难办。

小佑佑被打了，他知道，却只能强忍着不让人阻拦。有时候，一时之痛，是为了保障长远的生命无忧。只是在送医过程中发生的变故，让他变得有些被动。他本来就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也经历过太多的尔虞我诈，稍一细想，就惊觉这事可能还不算完，于是按捺着等到孩子进了和气医院之后，他才仓促地通过石羽的关系联系上了齐明远，让他代为关照。

时间还是太赶了，所以当林梦在电话那头哭吼着说不要做手术、要换人的时

候，他从办公椅上惊跳起来，生怕自己走的这一着险招，把儿子给害了，也让这小女人从此失了活着的希望。他清楚地明白，儿子对于这个小女人意味着什么。他毫无怀疑：若是儿子没了，这小女人大概会两眼一抹黑，直接从楼上跳下去！

还好，齐明远及时赶到，那小女人还懂得关键时刻向他求救。如此，局面才真正地算是控制住了。他这才放心，指示谈判推后，然后驱车赶来。

一直都不能出手，隐忍着，只因为要让小家伙完全处于受害者的地位，招来大家的不忍和同情；而他，必须要保证清白无辜，在“事后”才可以跳出来，充当为小家伙讨伐的正义使者。太早冒出了头，或是露出了蛛丝马迹，必然会被容起铨倒打一耙，称他其心可诛，拿孩子来下套。万一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他可就前功尽弃了，到时候，众人讨伐的对象就会成了他，他就会变得吃力不讨好，而容起铨更可以放肆地对小家伙再度出手。小家伙如果再遇害，大家可能不会去怀疑容起铨，反而会怀疑他用的是“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”的计策！

总之，得忍！

谁的“忍”功了得，那谁便是最后的赢家！

看看现在，事情已经完全不同那样，胜利也完全倒向了他这一边！

石羽一旦将相关消息透露，那么大家看容起铨的目光将会不同，连带被大家很看好的那个容亨铨，也会遭受到一定的谴责。等他走完最后一步棋，那么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容起铨以后不会再有胆量对小家伙出手。

容凌在这边用他的超级大脑把事情前前后后地顺了一遍又一遍，觉得没有疏漏后，嘴角上浮现了一抹残忍的微笑。

想对我的人出手，容起铨，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！

他回到病房。林梦正坐在床头，脸上依然有忧色，眼睛有些浮肿，显然刚才恸哭过。

容凌走了过去，在病床边坐下，强势地拉起林梦，让她坐在了自己的双腿间，落入他的怀里。

她仰头，无声地看着他。

他低声轻喃：“让我抱一会儿！”

她鼻子一酸，以为他也是后怕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眼中又冒出了点点泪花，强忍着，没让眼泪再流出来，放软了身子，静静地依靠在了他的怀里。

容凌伸手，将她的小腰圈紧，坚毅的下巴跟着轻轻地安放在她柔软的肩头上，心里默默地说道：“女人，这次什么都会在我的控制之中，所以你别自作主张，也别犯傻，把一切都交给我，你只要乖乖的，我肯定能保护好你的，还有……我们的儿

子！”

那一头，容起铨接到了手下的汇报，一脸铁青，濒临暴怒的边缘，屋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，他的情绪终于失控！

“那个不中用的张一瞬！”

他忍不住一拳砸向了墙壁。

穆新枫在一旁看着，惴惴不安，脸色发白，嗫嚅道：“张一瞬十有八九是落到容凌的手里了，这下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容起铨愠怒。“瞧瞧你们找的人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！还有，你这是找的什么人，眼看事情就要成了，却让人给拦下了！”

穆新枫有些心虚，可也是不服气的，辩解道：“好的医生哪会因为这个而自毁前程？能找上张一瞬，也是不容易了。这本来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，只要那张一瞬不着痕迹地动了手，脾动脉一断，必定可以造成大出血，让那孩子悄无声息地迅速死掉，哪能料到会横生枝节，又冒出别的医生来？”

容起铨闻之，眉头越发皱紧，怒道：“这世上岂能有这么凑巧的事情，好事还能全让容凌一个人给占了？怕就怕，那个医生是容凌派来的！”

“哪能这么神呢？”穆新枫当即否决。

容起铨责怪道：“你这事做得太急、太鲁莽了。这下，可是打草惊蛇了！”

事情失败了，两个人心里都不好受！可穆新枫也不想承认这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，所以嘟嘟囔囔：“这……这还不是你同意的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也说这办法好吗？”

容起铨面上一僵，心里蹿起一股火，恼羞成怒地瞪了自己老婆一眼，没再说话，心里却懊悔不已。

还是操之过急了！

知道林梦母子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了。那天穆新枫一撞见林梦，回来就把这事告诉容起铨了，也警觉地提到了她身边出现的那个儿子。从那时起，容起铨就开始着手调查。孩子的来历透着古怪，没法确定是阮苍盛的，也没法确定是容凌的，细看那孩子的长相，不像阮苍盛，倒很像容凌。偷了小家伙的毛发，跟自己的一起做鉴定，已经可以肯定是容凌的种了！

当时容起铨就暴跳如雷。难怪容凌都这么大了，还不急着结婚生个儿子什么的；容家家主明明可以默许生私生子，却也没见他怎么乱搞女人。论清白，他可以在容家的所有家主之中排首位了！原来，容凌这小子根本就是有了后手，所以高枕无

忧，悄无声息地就把孩子给造了出来，已经四岁大了，比他大儿子才小了三岁，比他二儿子才小了一岁，基本上就没了差距！

那小子还把那小家伙送到严老爷子那儿去学武，想到这事，容起铨就暗恨不已。之前他想把儿子送到严老爷子那里学武的时候，严老爷子嫌弃孩子太小不想给孩子把屎把尿，借此推拒了。他本想等孩子再大一点，等到六岁的时候，再把孩子送过去，到时候，估计老爷子也就没话说了。哪想，前年老爷子做寿，当着众人面声称以后不再收徒，谁来了，他都不会收，让他心里暗恼，可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给儿子重新找了一个师父。

可严老爷子这干的是哪门子的事儿，有这么厚此薄彼的吗？老匹夫，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金盆洗手，后头容凌把儿子一送，那老匹夫就没立场地答应了，逢人还美其名曰，看小家伙喜欢，就破例收了做关门弟子了。

真是老匹夫！

容起铨心里越发愤恨，也越发看容凌的儿子不顺眼！

如果他是家主，岂能让区区的严老爷子这样落了脸？容凌现在这一切，他儿子这一切，本该是他还有他的儿子享受的，可最后，却都被夺走了！

他心里一直都是不甘的！

他从一出生便是天之骄子，也是深信不疑自己最后是要当家主的。一朝巨变，容凌横空出世，于是，他的“帝王梦”破灭了！

一切是因为那最大的变数——容三伯！

这一次，容起铨学乖了，也懂得隐忍了，也认认真真的把容三伯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。容三伯最疼爱他的外孙女，他就让自己儿子和小沐沐玩。将来，大儿子若是能娶了小沐沐，那么大儿子当上家主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。哪怕大儿子不行，没得到小沐沐的心，还有一个二儿子，有了小沐沐当弟媳，容三伯最终依然会成为大儿子上位的助力。——

可这一切，又让小佑佑给破坏了。那小家伙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让那小沐沐倒追着他跑，反过来缠着他玩，还一副不亦乐乎的样子，这简直是把容起铨气得都快要吐血了！

所以，除掉小佑佑就是马上要提到议程上的事情了！

已经出过了一个容凌，就不能再出第二个“容凌”！

所以当穆新枫提出要教训小佑佑，为二儿子讨回公道，并且天才地提出了一个还算挺完美的计划的时候，容起铨心动了，也按捺不住了！于是，出手了！

可到底是失败了，还打草惊蛇了。

在石羽的操纵下，容亨铎打人的消息火速散开，传入了他的耳朵里，他更是气得肺都快要炸了。外面传的那些，虽然没有明说是他容起铎派大儿子打了林承佑，也没明说是他指使那医生动手脚，想把孩子弄死在手术台上，可是这事从头到尾，就牵涉他容起铎一家，外人岂能不把这事往他身上想？

这种流言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千百人嘴里一过，是最容易被扭曲的，就算他想要辩解，却也无力！

若是他一个人牵涉其中也就罢了，反正他也不大指望着能再夺回家主的位置了，可这事还把他儿子给牵扯了，这就让他无法忍受了。大儿子可是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啊，好不容易多年经营，孩子也争气，展露头角了，也基本上让族里的人在提起他的时候都带了些赞赏，可是这事一闹大，得有多少人暗地里说这孩子心思歹毒，小小年纪却这么深沉、这么会装？

原本容亨铎在打了人之后，也会成为大家眼里爱护弟弟的好哥哥，虽然有些冲动，可也有血性，倒也不会受到批评。但要是落实了容亨铎这是要谋害林承佑的谣言，那么这些所有的正面形象就会转为负面了！

当务之急，就不能坐看谣言乱传，他必须想个办法，尽快扭转快要一面倒的局面！

可还没等他想到具体的办法呢，就接到手上传来的消息，说儿子被容凌给带走了。他瞬间紧张了、发怒了，容凌这是想干什么！

打电话，他迅速联系容凌，要质问，却反倒是被容凌给呛声了。

“来医院，你明白的！”

对方迅速把电话给挂了，此后任凭他如何再打电话，都是没法接通。他当下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整个人都狂躁了。只是突然之间，灵感一现，整个人又安定了。

行，局面正好对他不利呢，现在容凌把他儿子给带走了，如果，他再做出一些对儿子不利的事情，那么，他完全就可以咬死容凌。毕竟，容亨铎那是容家正正经经的孙子，族里的长辈们要护，也肯定会护着铎铎，而不是林承佑那个莫名其妙地挂在别人名下的儿子！而且，铎铎若是因此受了伤害，就完全可以外面不利的谣言给压倒，甚至可以顺便对容凌进行打击，让族里的人对容凌进行谴责，甚至，他还能请动家里的老爷子，让老爷子为他主持公道，教训容凌一把。老爷子可是最疼铎铎这个孙子的！

这么一想，容起铎就不紧不慢地上路了。

可到了医院，进了林承佑所在的病房，他却愣住了。他看到了容三伯！

他怎么会来，这样的小事，怎么会出动他这样的大人物？还是，容凌和他说了什么，打算谋划什么？要他像扶持容凌那样，再扶持林承佑，然后和他的儿子抢夺家主之位？

门都没有！

若是三伯这么做，他马上去请家里的老爷子出来。他容凌有三伯护着，可 he 上头还有老爷子呢。一个外来的野小子，凭什么和他堂堂正正的容家子孙比！

“三伯！”

他不情愿地叫了一声，但依旧维持着面上的恭敬。

容三伯点了一下头，淡声解释。“沐沐吵着让我带她来看佑佑，我就过来了！”

容亨铎立刻心头一松，原来如此。

他抬眼看过去，看到小沐沐已经坐到病床上了，和小佑佑亲亲密密地挨在了一起，而他的儿子，却有那么点灰溜溜地站在一边，就有些生气。这喂不熟的小丫头，自己一家人对她多好，可回头，她却和一个认识还没多久的小子好上了，简直是气人！

“过来！”他叫了容亨铎。

容亨铎赶忙走到他的身边。

林梦则在这时候，不动声色地对容三伯、容起铨、容亨铎三个陌生人，进行了评估。

容三伯的到来，是让她诧异的，她也没想到他会来。这位传说中的人物，容家实权派的掌舵人，感觉上应该是高高在上的，轻易不会从他的王庭出入平凡百姓家的。而他一身的强劲气势，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凡响。他的身上，有类似容凌的气息，不怒而威，让人畏惧。纵是上了岁数却依旧挺得笔直的身板，自有王者一般的气势；犀利犹如秃鹫的双眼，射出的光芒，睿智且具力量，犹如沙场沐血而生的老将，仅凭目光，便可以杀人！

这是一个强大到很轻易就能让人拜倒的人！

至于容起铨，有容三伯这位强者在先，他就显得嫩了不少。

他身形高大，面庞也棱角分明，像了容凌三分。他今年也是三十有七了，看上去显得成熟，那种中年人的风度不用说自然是迷人的。也因为一直受的都是精英教育，这一生过的生活也算优渥，所以他看起来自然是比容凌富态一些，从肌肤上看，也是白一些。但那一双眼，也是深沉的，让人知道，此类人永远都不是好惹的。

至于容亨铎，那就更嫩了。是个白面的小孩，长得倒是好看，眉眼分明，显然也是一个小帅哥，神态间和容凌有那么点像，只是从进来至今，一直绷着脸。等见了容三伯之后，情绪就有些低落，神色间也有些躲闪，直到容起铨来了，脸上才露出一丝喜意来。

到底是个孩子！

而林梦在评估三人的同时，那三人也对林梦进行了评估。

是一个又漂亮又亲切的阿姨，没有一上来就打他、骂他，反而给了他一瓶果汁，让他一边喝一边等着大人过来。容亨铎有小小的失落，又有些小小的吃醋。

是个漂亮的美人，无怪乎有本事给容凌生下儿子，估计那滋味很美妙吧。容起铨轻佻地想着，色心略起。

比起四年前，这女子成熟了不是一点半点，倒也算没有白瞎容凌的那一双眼。女子淡淡含笑，见了他却并没有打怵，这一份淡然自持的气度，很是不同寻常。要知道，寻常人，纵是那商场大鳄，见了他，也很少有不把自个儿的身子给绷直的。再说，以他之前对这个女子的打压，女子见了他，不怒不闹，将一切波澜都压在了心里，更没有刻意讨好他以提升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，更没有上赶着学容凌那样叫他一声“三伯”，而只是一个点头。那是矜持，也是骄傲，也是一种无声的疏远。

好一个淡如水，却也绵里藏针的女子！

这是容三伯的评价。

而小佑佑，更是让他起了兴趣。小家伙本就长得像容凌，让他看了有些喜欢。等见到容亨铎到来的刹那，他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瞪人的那一双眼就像一只刚尝过了血腥味的小豹子，燃烧着股嗜杀的凶性！那眼神，让他欣赏！

所以，他发了话。

“既然这么凑巧，今日这事让我给赶上了，那么，你俩各自说说自己的想法吧。”

这是要插手主持了！

容起铨心里骂了一声娘，就知道，这老头肯定会偏着容凌一家。他沉不住气地立刻先声夺人了。

“当哥哥的，自然要护着家里的兄弟，这也是我们容家的祖训。弟弟被人给打了，且先不论对错，铎铎是应该出这个头。可能，他的行为有些失了分寸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孩子，可以原谅。至于外面传的什么林承佑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那完全是那个医生的失职。容凌要追究，就尽管追究，我也支持！”

这到底是差点要当上家主的人，讲话还是很有技巧的。如此大义凛然的话，很

容易就将他自己给撇清了。而容家的确是一个护短的家族，家里人被欺负了，无论对错，都先得给自己人找回面子再说。

容起铨就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颇为有恃无恐。

他有些挑衅地看了容凌一眼。

容凌一声冷嗤。他可是一个视礼教为无物的人，哪里管你什么祖训不祖训。容起铨守着的那些破规矩，在他看来却是分文不值。

他冷傲地指着小佑佑说：“这孩子入学的时候，我答应过她妈咪，这孩子以后就是我罩着了，出了事，我全权负责。所以，今天不管这孩子是被谁给揍了，我都帮他把这面子给找回来！”

“你敢帮一个外人？你就是这样当容家的家主的？”容起铨立刻刺他。

“承诺，比家主的位置重！”

这般把家主的位置都能不放在眼里的气势，震得心心念念要这个位置的容起铨有些发懵。一时间，他竟似说不出话来。

而容三伯却是暗暗赞许。这才是他挑中的人，容起铨哪里能和他相比。瞧瞧，人家容凌是怎么做事的，这么快就将这事捅得大半个江北市都知道了，问人家从哪里听来的，人家还不会把这事往容凌身上栽！

瞧瞧！

人家这才是本事呢！

容起铨这么莽撞地就和容凌斗，连对方的基本心思都没摸透，还一下子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扯了进来，简直是傻透了。容凌又是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的，让容起铨过来，就是吃定了他。

今日这局，胜负早已经分出，他就只当是看出戏吧！

就听容凌沉声道：“今天这事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再有打佑佑的事情发生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揍回去。我倒要看看，以后还有谁敢和我作对！”

那一刻，他犹如君临天下，霸气外露，嚣张得可以，却偏偏让人无可奈何。冷视容起铨的目光，更是快化成了实质的剑，能将人给扎出血来。那杀机不容忽视，让容起铨胆寒。容起铨深知，这个如狼似虎的男人，有时候就是个疯子，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！

他又严厉地看向容亨铎，俊脸一绷，棱角分明犹如出了鞘的刀。容亨铎本能地绷直了身子，掩饰着心里的惧怕，倔强地迎视着容凌。

“这次我不会出手，你也不用道歉，但是你欠佑佑一次！等到时机成熟，佑佑会向你发起一次挑战，到时候，无论输赢，你们今天这一场架，才算是正经了断！”

容亨铎身子一震，眼里闪过一丝讶异。

容凌则低下头看佑佑，沉声道：“林承佑——”

他首次对小家伙点名道姓！

小家伙立刻绷了脸，大喊了一声：“有！”

“自己的场子就得自己给找回来，今天你被人给打了，以后就得给我打回来！求人不如靠己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听明白了！”小家伙大声说着，用小狼崽一般的眼神，恶狠狠地盯着容亨铎，一字一顿，用很慢的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给说清楚。

“我、不、要、你、的、道、歉！你、等、着，我、以、后、肯、定、会、打、回、来、的！”

这样的小孩，虽然稚嫩，可是瞪着眼，一脸的认真，还有那不容置疑的坚定口气，都让人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，而是一个战士。哪怕是一个小战士，他也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和骄傲，保持着让人崇敬的战意。这熊熊燃烧的战意，不到胜利那一刻，就绝对不会罢休！

那小小的身子，难以让人想象，会发出那样的气势！

容亨铎绷紧了身子，困难地点了点头。

容起铨心里又惊又怒，恍惚地觉得似乎看到了第二个容凌在那儿冉冉升起！

容三伯的眼里，则瞬间精光乍现。

容起铨自觉没法再待下去了，今天这场子，简直太丢人，所以要直接带着儿子走，却被容凌给拦了下来。

“大哥，你忘了一件东西！”

容凌扬手，就甩出了一个小U盘。容起铨出于一种本能，急忙伸手接了。

“这里面可是有好东西，大哥你回去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看看。今日这打人、这手术台的事，内情如何，你我心中都很清楚。看在兄弟的份上，这次我就忍了。只是佑佑这孩子，以后这性命可就挂在你身上了。你该知道人言可畏，有一就有二，这孩子再有事，我可就找大哥你了！”

容起铨手一抖，差点控制不住地想把U盘给捏碎。

这是光明正大的威胁！

好你个容凌！

真敢！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像是被人踩中了尾巴一样炸开了。

容凌冷眼如刀，面沉似水。